



07209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類

菽緒

跋趙太常藁後

元楊 奐

書經筵奏議後

元虞 集

跋懷素帖後

元劉 因

書李伯時九歌後

元吳 澂

物緒

雨雹對

漢董仲舒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甘露述

唐歐陽詹

截冠雄雌志

唐李 翱

養狸述

唐舒元興

設論

抵疑

晉夏侯湛

對儒

晉曹 毗

釋譏

晉郤令先

玄居釋

晉束 皙

卜疑集

晉嵇 康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概自亨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揔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克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旣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櫺間一紫衣顧予

四續奇賞

卷三 雜著

三 元

起間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爲希過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爲叙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面
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
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行宮又
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
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
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
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
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澤講讀
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本而忽都魯秃魯迷失

四續奇賞

卷三

雜著

四一元

學士吳徵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
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
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
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
閻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
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
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
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
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
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

亦經筵事
亦可觀

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
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
惑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
觀覽。命西域工人。搗紙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
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
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
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已。然
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
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愧悞切
至於孟子之所請。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五元

熹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且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
 十人而顏類不與焉其源淵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
 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
 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
 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
 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
 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
 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
 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
 四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
 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
 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客城劉因書

四續奇賞

卷里

六元

公故後論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於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
 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
 入而隱殿不與其其淵淵已如此
 應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

九歌者何足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况間乎物魅一人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生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觀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七

元

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則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循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官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幸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泰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

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大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貞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

四續奇賞

卷聖

雜著

八

元

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夫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蕩者爲國死難之殤禮竟者以禮善終之竟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註以

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托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蓋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九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旣爲作解題而復隱凡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闈爲招江上歸來覓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暎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

四續奇賞

卷五

雜著

九

元

勾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螭鼉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靈修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廻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雨雹對

董仲舒

不在此下
魏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己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陽陰氣轉收故言消也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一 漢

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歔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降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奇。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稔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一

漢

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木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于盛夏。欵冬花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燠。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蒲陽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于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槨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而行之于是躬開坎室自挺塋甕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憊法度不違曲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氣氤下蒙非雲非煙暮暮綿綿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三

綿綵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攏已栽松栢洎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柸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于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說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棄以物而旌苟無可棄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覲甘露之實其爲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

結珠圖光明月翻況堅者哉 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
予執吊禮幸獲而見不聳不足遂爲之迷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

十四



予雖甲豎素弊而良不覺不我狂說之
器有歸次則良備武望法如似其至誠所招又多矣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族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

西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五

唐

樹顛翱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即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追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容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歿其鷄而陳氏寓之於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較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雞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

若冠雄雞雖不見峇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翔既聞
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
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
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
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
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
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禽鳥有介草亦有介山介茶是也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于人者吾得之于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騰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石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甕鼠佻跽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畧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噐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積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曉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十七 唐

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積以收拾衣服未頃則積又孔矣予深心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閭實竇縱于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瓜呀呀割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指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封閉欲合嚮之輻橫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
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噬吾身矣是以知吾得
高枕坦卧絕瘡痛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
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
有大膽壯力能凌侮于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
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墻暗壁固爲
鼠室宅矣甘饜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柰
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于
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于
陰私故築朝鼠多而閔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
四續奇賞 卷三 雜著 十八甫

于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
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
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
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于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
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
君子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七九一

晉

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俯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今吾子攀其飛騰之執、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垂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愴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日、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襄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容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二十一

晉

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醕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感，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所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吾書者此言
然可感也

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
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
夏若遊形之紹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
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
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
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
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
克衛士之爨盈埽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二十一

晉

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執若燎原之
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
僕入朝豐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嶮一世
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
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
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
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
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
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

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
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
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
對食而看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
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
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茂

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抵管仲蹉霄晏嬰其遠則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二十一

首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其身
玄白冲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
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
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
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少弄
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
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歿之年以此
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
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
謀出險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

勤卑不亦贏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
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
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
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摧手徑躡
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矣
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
惡也夫子將之鯨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
入泥騏驎驊駟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
畝百鍊之鑑別髭眉之數而壁士不見泰山鴻鵠一
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三十三

晉

鈍之覺優劣之快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
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
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
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予不嫌
僕德之不邵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
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
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傅說操築以寤王甯戚擊角以
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
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僕
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庭陵楊雄覃思於太玄

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緇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

彷彿其清塵大寶以含珍為貴士以絃琴為政賦以

絕迹操奇松以負霜稱後是以蘭生幽淵玉即

故于州浮滄瀾而能歸吳子忽萬乘以解甲虞

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順固能全貞發和更

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予少肺冥風弱挺

秀容奇發幼齡輪披孺童既辭則落揚與抗心則

...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二十四

晉



莫之能起也以此古之僕何為其不計所成乎不

僕德之不孤而疑其位之不測是猶天鏡而索並

本而下鈞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僕才員雖以

湯吾尚隱遊以微文特說深梁以藉玉甯無擊

要君此非僕所能也惟別始焉以放言君更賣川

奇將其韻壘任以識身物福弄家取求仙此又

醉王味茶然人對懸惠三縣飲十宜難並不端謙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俊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順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騰莫而萋猜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二十五

晉

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騶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安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衆庶豈亦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

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賴賈生之才，枝
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聳駭嬰孩，而見或
鋒灌之口，身離無賴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
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瑤
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備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鯢者矣。
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
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涉景宿，何以觀恢
廓之表，是以迷窟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
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摧，陽草故大人達觀

四續奇賞

卷

四十一

雜著

二十六

晉

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
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
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
凝，師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
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于
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凝於俗，波清於
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平華
門，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
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

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或有議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力必須功而始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願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于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二十七

晉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瑋璋之質兼覽博闢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與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官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人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波濤要夷庚之赫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闥筐舉守厥所

見未可以言入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右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管在鴻荒豚跖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羸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蠢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弃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僉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天爵

諸家沒于
功利並爲
刑名

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綸辛苟得如尺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

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壘壘尚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胸徂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
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祭以
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四續奇賞

卷一

雜著

二十九

晉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驚騰伊望之
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于榛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
已彼乎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誦瞽說時有
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
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不醉溷柳季之
甲辱福夷叔之高慙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
失不慙憐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鬻譽以
于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
逝不爲之鈔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蓁陰
精應于商時陽舒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
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
又何辭辭窮路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躬之優
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
環堵以恬媿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思末塗
之泥滯仍永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哲替力方考精
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
弦以流聲齊隸拊鞀以濟文楚客潛冠以保荆雍門
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
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然守
已而自寧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郢人既沒誰爲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三十一

晉

天襲

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而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脫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

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務。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耦。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秦山之隱。惠潛讓而不揚乎。將如李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一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紊。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乎。龍並馳。萬驥徂。紛紛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

願盡武臣
之能

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
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
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終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三十三



飲南池又所憂欲入關之委曲
蕩情夫味哉日無可畏散散亦可只谷大洪歸大鵬
野仙然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文類

非有先生論

漢東方朔

篆勢

漢蔡邕

昆弟誥

晉夏侯湛

濟為瀆問

唐李甘

補大戴禮祭法文

唐皮日休

祭罇鐘文

宋秦觀

祭戰馬文

宋路振

四續奇賞卷四十三

賓主辨

宋晁補之

鑿言

宋晁補之

四經

宋晁補之

三禮叙錄

宋晁補之

具宗鼎

晉具宗

聚焚

東蔡邕

非有先生論

漢東方朔

雜文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二

唐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而順于耳快於心而戾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管闞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佞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爲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生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作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

四續奇賞

卷四上

雜著

三

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戚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愬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者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問。寬和之危。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

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四

靡甲宮，館壞苑，圉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關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圍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鳥遺跡皇頓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算爲真形要
妙乃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
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縵揚波振激鷹
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未
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
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踟翾遠而望之
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
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
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目粲粲斌斌其可觀
縞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
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

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瑁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天綜厥勲于家我皇祖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六

晉

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彛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監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禘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

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
后聰明獻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
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錯其道而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
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
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
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
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七 晉

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于色厚愛平恕
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
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
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戒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
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絜姬敦穆于九
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思矧我惟父
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
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
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璫厥清粹平理謨茂

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
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
尤予乃亦不敢妄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
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詢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
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適改
惟冲予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
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刻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
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八

晉

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
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
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
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
不及于人不敢墮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
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志有耻
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
心訪心于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
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
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

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
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九

晉

及乎人不我預于勤厥依惟新其日俞謂小君
謂君俞德敬于己不遂敬于己惟敬乃情無志有
德則俞莫亦君有德曰俞無志于不而不成形以
心於心于德是日俞德亦君有德曰俞若德德以
德曰俞德亦君有德曰俞無志于不而不成形以
德曰俞德亦君有德曰俞無志于不而不成形以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之屬成來哺之未
 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
 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之聲皆息
 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
 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
 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
 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
 至於孔子顏回並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
 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唐

不實鳳之
 妙也

十四年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
 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
 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洧漳之水不加
 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
 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
 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淪氣奪別河而潛
 積沙于塊千里不壓不斃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
 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一 唐

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
 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
 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嘗有光怪
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
形有兩樂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
舞鍾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
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肯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
投于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
盜忠肅之碑材真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
悲夫罇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十一
宋

音之士至有振車鐸于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
材因人而貴也而辱于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鑿以
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然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
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雖雄相廢
朝爲美姬夕爲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贖
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
參差莽循還于一氣傳曰黃鍾毀弁瓦缶雷鳴余始
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罇鍾何世所爲質不呈
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
疵爰有兩樂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

之瓌偉而偶沉于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
臭嗟筍簞之一辭遽月弘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
日悅其復觀謂庭貴之是充獲効嗚于金奏何夜光
之暗埃卒披劔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
璽漢劔趙璧隋珠捷爲之砮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
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
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于經綸猶見收于好
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凰
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
而乃廢于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二宋

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
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旣然償而復起可無畢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
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
以周于用乎豈爲錢爲鏹爲錚爲釜以供耕稼之職
將爲鬲尊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
然瞻仰于緇素乎豈爲麟趾異蹄之形翕然玩于邦
國乎豈爲干越之劔氣如虹霓掃除妖氛于指顧之
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于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

沒草十木卒嗚呼鍾又將奚邱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奇略河朔而大
太子幸親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等皆村但
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何賊渡
河而後發賊有剽潘齊者數千騎其屯泥沽榮不欲
見賊遂以其騎各不河

而道變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救塞焉因作祭

文曰房駟之精不

孤聳龍蟠

旋霄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

十四 宋



精之純燥氣

者既然傾而復

復為激官流羽以調其故

取用

可為助焉以勿急節之功

而將即下潘素子豈為麟

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

則手將為百鍊之鑑湛如

數草十木卒嗚呼鍾又將

必有一出火不

卷之四
祭戰馬文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
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
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
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
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
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
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駢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春
孤聳龍媒鷲獐丹髦曉霞的額秋星蕝力著幹宜乘
旋膚巉臚角起方皆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五
宋

毛縮蹄研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獐欲驥噴沙散沫
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
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擲而授綬戎官劬歲入券書
蹄躡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酋長
節以駟僮蜀錦吳綉積如丘陵馬歸于我也重獎入
于彼也輕于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
弄影星河或蹠而齧或輓而叱蠹蚕中禁駟駿何多
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
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濟羽書宵飛龍馭
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閭外之武臣凋戈電燭禁旅

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擊猛馬哮
兮虎可咋何嘍喏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雪凄
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
委天骨于衢路返星精于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
力而何惧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
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
行我遺天世者已盡子線於物者尚多而不知其
以從我奈何主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十六 宋



忽有一而制百...
蹄動...
品吹...
代而...
委天骨于衢路...
介甲而馳...
昔...
星...
星...
星...

晁子既據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爲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凡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爲主與賓巾裾而坐盧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散千古並塗而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爲一體則物我遙起不可得而止賓不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錄

十七

宋

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絳而楚越畫界也况賓出于載之上我起于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爲聞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弃後拾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觀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立易心夢爲魚鳥可與飛沉况我欲遵子若是其實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留乘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

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爲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晉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擇桓溫婢以爲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徇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輿既覆。後轍不遂。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犇故彊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寒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爰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爲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于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乃書之。記後。

帝堯謹微
行好事者
發逆有所
歸也

上鑿鑿國或曰不然堯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
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土骨脆肉山石壤墳也中刻五
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闔闔運轉有
神欲行也故管之論養生者曰抱形以靜神將自正
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蓋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
得一以清寧其析於一成虹而洩藏祲寒暑雨災害
乃生時則有陵鬪隕墜扎癘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
正不有聖人孰鑿國疾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
人人誰則鑿譬鑿有經黃帝二典岐伯猶謨浮沉生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九

末

死帝俞伯都平章於變亦與氣俱盧鵠秦和王佐可
蹈鵠猶伊訓和比虺詰漢淳于意如說作命說不自
言于古其鏡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于礪亦如北戰
誓何異吾鑿亦論其世堯湯水旱國豈無疾稽天焦
土要不病者五毒所攻瘞發中古砭砭已甚血流漂
杵七雄裂之五藏用爭衡秦縱楚焦膈炭冰衛生匪
經民中道天至秦暴蹶氣并則槁求諸身中一藏彊
勝四氣為微一安得競匪淳益瀉鑿斯用奇黃典岐
謨安所救之鵠觀五會和叅天命至佗而極刮脾濯
腎聖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無佗矧敢佗又佗雖傷

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顛過是益狂術亡不傳大疾始間漢與休息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醫孰曰不知不培其生毒熨妄施曰我術聖望而知之緒餘帝伯卑鵠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連好高自奇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鵠和得唾他何足議矧無佗術通行佗事季良三鑿一論其天不爲何欺其乎自然曷不卑之無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爲近國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損石益穀時鑿近効滋彰法今盜賊乃多疾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爲室蚤作喘息平康有道鑿於何力民有聖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鑿作鑿言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者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一

二十一元

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子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

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親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考二

二十一 元

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願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願願遂奉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

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
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
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
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
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
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
壁中貢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
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
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三 二十三 元

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
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
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
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
以售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
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
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
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
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貢孔壁所
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金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大戴記三十四篇激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

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四

三十四元

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稱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

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褰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激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

詩序自經

西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五

二十五 元

夏侯陽修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頤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與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

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儒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門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

乃存之可
經不必去

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未、然}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七

二十七

元

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馨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

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

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聞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此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禮文公足
不能發華
比若能讀
僞證亦缺
也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
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
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
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
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
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
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
編類草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

陶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九

二十九元

萬世之闕典激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
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
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十編居國風
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
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毅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
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
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
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
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

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真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彙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十

三十一 元

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載之

記中有經篇者，難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在。以去其重複，各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與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四續奇賞

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激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儀禮逸經八篇，激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

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九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繆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損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下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考

三十二元

傳十篇。激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禘爲一篇。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述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江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
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
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
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
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柱子春能通其讀鄭
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
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
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三十三

元

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觚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
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
之經後云小戴記三十六篇徵所序次漢興得先儒
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
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
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
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
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
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

益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宗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節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

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王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于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止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三五

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二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

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
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
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
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
云。

終

四續音賞

卷四十三

雜著

二十一元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類

武功

三受降城碑

唐呂溫

岳瀆

西岳華山亭碑

唐衛凱

西岳太華山碑

唐張說

長沙土風碑

唐張說

祠廟

四續奇賞卷四十五

孔羨奉家祠碑

魏曹植

遂州孔子廟碑

唐楊炯

許州文宣王廟碑

唐劉禹錫

襄陽廟學碑

元姚燧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碑

唐裴度

段太尉紀功碑

唐德宗

許由先生廟碑

唐楊植

漢受翁祠碑

宋宋祁

伏波將軍廟碑

宋蘇軾

家廟

郭子儀家廟碑

唐顏真卿

左丞李公家廟碑

元姚燧

開禧奇賞 卷四十五

二



去來李公家廟碑

元姚燧

淳于公家廟碑

元姚燧

此天球形
勝於空作
清言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畜以活黔首周文王
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
重門擊析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
萬象吳寧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
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
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非築長城右扼臨洮
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丘
退居河許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三

非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振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
蟻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氓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
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燬強暴濟鄰
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
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非嚮制
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
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
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非關斥候迭望幾二
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

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拳大漠于一掌驚塵
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
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卒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賚受厥角定
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蠲瀚海空苦塞萬里之
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非顧之憂
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
隙險固寇得交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
旋吾知韓公不瞑目于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
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袵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四

唐

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
授之廟勝劇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
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讐猛氣無生禍心
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
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鬪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爨則動乃誅乃弔
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替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遷

惟光初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瘳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聞曠素于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掃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竊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嶽五鎮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六

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壁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續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屑宰有聲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尊卑有序素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爲龍爲光顯又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此碑
之北
風
雲
色
者
燕
白
二
公
地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
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測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領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
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
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
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七 唐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
不有息也故亦祥休明災福懸未嘗爽也皇天眷祐
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
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
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
聆嚮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椒醑雖薄景
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
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

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
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
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
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
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佻申甫專美于嵩語
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吝誠而不應末之有也嶽
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按風過松嶺仙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八 唐

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巖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
苗菑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宮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
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
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
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
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秬稻
厥草惟繇簡杜若荃蘅留萸藹車出焉厥木惟喬檇
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簞嬋娟於原野賦袂照耀
于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
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
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九

唐

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軼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
齊晉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
家有重脰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
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憐曦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
書鵬鳥似鴉但聞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
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慨慷可以
遠愁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于焉滯留五嶺南指
三湘北流隣聯滄浪邊遙响嘯湘山之下青青衆草
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
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
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櫟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
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長沙

十一

唐



三昧非

報去

制命孔羨爲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曹植

惟黃初元年大魏受命龍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
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端班宗
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旣
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
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
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
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
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一

魏

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
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
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
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
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
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
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
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
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

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
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
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
自受命已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
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
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
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
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
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
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

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
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
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
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衰成旣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
靡韶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
脩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旣新
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
休徵雜逸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

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四續奇賞

八卷四十五

評文

十三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

州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讖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璧五十二戰權輿驟帝之都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曆數不還謳誣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灑休徵於闕里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十四

唐

三九五

龍峻而龜背月函而雷聲有軒帝之姝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鈞鈐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震且之郊軌象明霧俯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鄒子天爲水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有來蘇之學常登委吏稍踐下都天下可臨諸侯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志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卽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弱私家叙君臣而明

長幼用能使犧牲相也。不登闈闔之庭。羽戟旌旄。不
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
君。中華無主。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蔑聞。魯國巖巖。
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
營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下之至聖。仍逢盜
跖之軍。仗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
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其無懼。使仁者必信。
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
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扇。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四續奇賞

卷

四十五

御文

十五

唐

四十五

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
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
損益可知。觀祀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
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媯帝鳳凰之典。信在乎德。術數

卷四十五

貫於神明。意見乎時。制作侔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

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
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
簡牘。精誠密召。北門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敷
玄雲之氣。乃若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
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運叶宮商。

預察亾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陽街，無勞
兩備。季桓子繫羊之井，推木石之禎祥。陳惠公集隼
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
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亶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
路以無階。弟子三千，聖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
乎兩曜，不能稽有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哀鳳之歌。
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霧王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頽而梁木壞，微言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十六 唐

絕而大義，垂傳饗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代，秦始皇
見登床之識，始亂衣裳。魯恭王看壞壁之書，循聞絲
竹。漢圖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千
年。刻石之風，未泯述文武者，皆憲章於聖人。脩學校
者，僉折衷於夫子。自革鞮玉曆，毳幕瑤圖。皇天無阜
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釁。摧六律絕笙竽，塞師曠之
耳。天下之人，黜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
天下之人，黜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霧之寶
曆，藉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戢
干戈於羊馬之年。彈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

宗文武聖皇帝昇瑤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
緯地盪海夷嶽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
黃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
虛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群動星連月合
層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直筆而有畫祥之倦封
太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獨室而築明堂百霧咸
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
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
而一變環林沸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
池而涵象浦粵以輒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爲太師

四續奇賞

卷五

碑文

十七

唐

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
照日月於殊途成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
於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楊
公弘農華陰人也卽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宮
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黃闕中天神嶽千花之北山川
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闊步一門
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
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英霧輻奏鏘鏘
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
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端雅倚桐可仰

子漆兼施，照明月於甬懷，吐清風於襟袖，臧武仲之仁，主莊子之勇，可以爲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大號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嚴鉅野之兵，絕登好豪，每縱潢池之譟，數州常以爲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爲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戮元兇，馳單車而躡遺噍，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山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六

十八

唐

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疆畔鼓風颺而作憶，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暴，公雄心裂背，壯髮衝冠，據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岡巒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穿無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害，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興役鳩工，憑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視四野之川原，依城負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之峽，縣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闢梁

州絕岷嶠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月上
星採公宮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蔽
虧風雨、瑠璃曉闢、東宮雀目之窻、玳瑁朝懸、西漢虵
鱗之榻、圖光甚於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
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額、山庭、侶侶、星文、堂堂、日
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似驪東
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靈、騶飛、兔
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象紫之端、李
邠幽通、思入璣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
氣高天、玄龜送曆、瓊籀、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九

唐

金鍾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顏
子摠衣請學、絃歌在側、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
覩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
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
鳴、綠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外之
丞、文學明誠、猶歷南呂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獵騎
騁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以
都官謝臧、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涉以郡吏從、班見司
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
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稷下

之風一匡二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栽碑逐北
勲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黃金鄭
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况乎功苞大象績被蒼生
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雕牆峻宇列寇蓋於
空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以
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
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
降及軒瑣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
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玉璜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二十唐

化隆文武澤盛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
宗社危亡帝典無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
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鳳
御符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
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摘彩星鈴吐芒文行忠信
恭儉溫良武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嘗
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叶公旦
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
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
運屬懷遠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佯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掄揚問官鄉子
受樂所襄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麟遙集丹鳥遠翔
生霧水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德升天長倏嗟崩嶽
奄歎摧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言開懷宅識識登床
與代輕重因時弛張瓊裘黼黻沙漠壇場璣衡慘慘
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黃軒電臨斗殷雷入房
九圍臣妾入極城隍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粵惟銅墨
實號金箱霧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成行
玉匣孤劒瑤臺驪驪懲奸挫右濟猛移蝗風傳積石
道被滄浪絲言渙汗經葦相望夏井蓮植秋窻桂芳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二十一

唐

綉楹文琰綺綴明璫四注飛閣三休步廊禮行釋菜
敬盡明薌圖非有若地異空桑伏羲書契女媧笙簧
匏土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玉揚威儀秩秩
宮徵瑤瑤山棲鳥鳥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
落星高壘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宛禺華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
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
堦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
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悅
鈺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邇來生聚教養
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候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
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唐

本以厚民風我言旣從乃卜新宮濯水之瀕城池在
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塗載
奠黜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廂廡儼雅清
濛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
宇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及門覩輿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彞籩豆青
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
國章也藏經于童簷歛器于處積講筵有位鼓篋有
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
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蔣其柔蔬而常蒞吉蓄之御

年遊于雅

備捨已俸爲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缸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鴟冠者往徃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宗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二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五唐

闕下生四叅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頤頤亦有儒宮

軋于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焯秩秩禮物

祁祁胃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

風于閭闔浹于郊棚途讓班自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魯有泮林

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五唐之象

襄陽廟學碑

姚燧

卷三族十
襄陽史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祿之民而殊其簪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卽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闕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皇之遠猷學厥未脩
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冒學聖人之徒覆瓿漸
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
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
城也金社旣墟嘗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戍故宋切築
爲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徵丘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
闕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迺
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闕帥
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
郊籍旣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
敢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
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雨
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募民
覲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四元

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更此者割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譴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鍾鼓有踐與節人之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是矣燧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顏子援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金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黜之

西續奇賞

卷五

碑文

十五元

四〇〇

嘗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化襄陽

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可恨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歿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

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

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歿有聖人者存未

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

爲邦二焉一以脩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

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者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

予二千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予記汴學已譏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追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俟礮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駒實分刺是郡，亦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二十六元

以俟嘗勲，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焉。則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

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冑以扞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旣邈壇南海涯顧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軌不稱瞻式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二十七元

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須才如獲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遠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闕里卽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關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
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牘大名蓋天地不
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遂取威定霸者求賢如
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
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
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八

唐

深眇爲強國誰爲遜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倏陘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教財用
足而不曰凌我以生于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
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
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歿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贖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
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奮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磨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
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
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
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二十九

唐

餘孽罷咤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
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蒸綏懷溥暢仁風閭闔滋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
以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爰止型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武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關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恩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于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升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揔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呼虜奇謀奮發美志天遇吁嗟嚴立感受
謫罰聞之痛之武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十一 唐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十一

唐

固結古栢森森遺廟之見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育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禘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又

三王唐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喪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

地之式居天地之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
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
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四續青賞

朱四十五

碑文

三十一

唐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鬪不勝歿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後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十三

宋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之于前虔踧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徃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偏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
密棟疆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簋罍果涪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
告虔趨而降壘鑄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霽妥於間寂故也
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
相建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
蜀豪英無一污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十四 宋

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
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汴及提點
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
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
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 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紆斯皇出有瑞節兮
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踟蹰庭廣直
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
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

今瞻宛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五

宋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十六

宋

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日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益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非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徃反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爾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育撫循民一心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
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凡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文

三七

宋



災愈誠赫難無言非貴同三年今乃獲還滂非往反
嵩嶺自此而北濫越嶺風物雜異神工或生為人英
本齊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育撫循民一心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真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筮淮而
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懸隔之都三峰發地而削成九流浮天而噴激炳靈
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
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
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
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
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瘞子致
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三八

唐

又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闕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
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憎下位克已復
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
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源縣主簿贈兵
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徹照博綜群言始登王畿鬱有
休稱道悠運促靡及貴任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生
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
行中潔矩聲如洪鍾河目電照虬鬚蝟蝶進退閑雅
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
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叅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

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
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涓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躋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
邁疾終於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
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
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
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
以孽胡作亂黔首懼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何

三九

唐

擄捨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捨
道剪凶殘猶振稿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
榮義申存歿累追贈太保于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
秉冲逸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
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
繫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于疎
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
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
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少而美秀長而瓌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然無比

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未安祿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下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廻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孽于陝服長驅河洛彌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四

唐

應斯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繫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如流沉謀秘于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霆擊于雷雨之初鷹揚乎廟堂之上九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二聖厥德維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尅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城擗邑得雋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虓虎生人之膺麻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鍾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贊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

奮號尊榮紅粟纔霑于萬石憚家全盛朱輪不出于
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焉于是乎清廟之典所以仁
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于孫爰剏制于舊居將永圖
而觀德中堂有恤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叙
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靈闕若旣無斁于永懷入
室優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旣極情禮用申仁人之
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讒
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
肇之號土逮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
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四十二

唐

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于穆令公
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涉空簡帝心兮舍一不二
格于天地愷愴君子邦之攸暨昭德音兮芝馥蘭芳
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乃立新廟
肅雍允邵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居歆兮乃立高碑
盛德美效日月有旣徽猷永垂映來今兮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上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子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眞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聖元

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原以來。漢人父子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愨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分亦足以慰靈于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

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壇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壇繫闔門獄中壇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來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如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盜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四三

元

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院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清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湖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降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拔益王昶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

十萬又破之。堯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迥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叅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昶。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峒山近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明

四四

元

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大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被其餘軍。焚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峒山。勢計窮。感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

野史
足爲
宋家
旺氣

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
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
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
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築城天長儲穀
待賊徼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榮遽議旋
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矢
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丑
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
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
下王音仁照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聖五元

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闕廣淄州君顧
言我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
揮慟屢絕且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
以時喪先公旣抱恨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
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
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也計至夫人祕不敢聞之
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
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
告曰婦無以安君始氏心也覆是久矣始哭厥喪嗚

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朗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同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五

碑

四十六

元

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蠹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迺陟潛沉寤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一襄陽金湯陞公將萬夫長圍四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治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蠹甌剛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崕山翦克血其鯁鯁南海無波鹿馬奇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

陰翁陽施賞刑日已及其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蜚聲日大叢爾南夷曰尺箠笞犴勝者家
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
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犇先徧左廣亦傾孰作士氣
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炮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褻轉馬革踐迹文淵維音馮時早轟有翮迺今還歸
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勳宸思之錄其庸勞寵幽至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遵盥維時

西續奇賞

卷四十五

四十五

元

所谷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而主斯毀何以麗外樂石我我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07209



